PL
2503
T36
v. 14

習之全集錄

序

後學儲欣

世嘗說李習之師昌黎然昌黎非習之師也如集中所載答韓吏部書及韓公墓誌祭文知李之與韓友也非師也灼灼明甚而昌黎自謂李翺從予游此何以稱焉豈昌黎作師說好爲人師顧舉素非能相下之人而引而置之弟子之列耶噫僭矣及予反覆習之文[illegible]而其人師其文

云耳[illegible]寘之弟子之列也
亦宜唐之時韓李齊稱歷宋元而不改蘇明允稱韓
子之文渾灝流轉李翶之文揖讓俯仰未嘗不竝舉
也後世曲學之士尊韓而黜李者愚甚不取故錄習
之集十七卷稍刪數首餘存之俾學者得覽觀焉

序　　　　　　　　　　　　　　　　後學儲欣

貞元元和間學文於韓吏部者指不勝屈隨其材分各有所立然獨習之李文公爲尤蓋諸人皆有韓之一體若夫習之可謂具體而微者矣今讀其文氣高而質清理正而辨雄蓄富而光溢美未易一二數也其諸秋水洊至素波滚滚走萬里乎烈風雷雨作於高山大林之間[illegible]童閶劒閣險不

可升乎其間麗采星雨秋采玉砂作若鸞鳳姣好若
神女者又何取之無盡乎吾意神明變化於文者昌
黎氏而止耳習之亦然故曰具體而微焉者習之也
唐宋人談文者必曰韓李及明人選大家棄斥弗登
何耶余本據李文公全集共錄如許補列唐大家卷
帙次第一如原集若夫李之爲人前之人有論而定
之者矣今莫能易焉定論奈何曰賢而過過而彌見

其賢者是也

新唐書習之先生本傳

宋歐陽修宋祁奉敕撰

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抵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於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畧曰陛下即[illegible]臣誅叛賊剷五聖憤恥自

古中興之盛無以加[illegible]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爲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受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爲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暱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遍映畮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

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興陛下旣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修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illegible]制度不可以復制度

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尸矣惟陛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爲也
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翱自代景儉斥翱下除
朗州刺史久之召爲禮部郎中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
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翱恚懼
卽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
逋捐係路之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
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爲諫
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柏耆使滄州翱盛言其才耆得罪由
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

翺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謚曰文

唐李習之先生全集錄目次

賦原第一卷
感知己賦
幽懷賦
雜著原第二卷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雜著原第三卷

平賦書
雜著 原第四卷
去佛齋
解惑
命解
帝王所尚問
雜著 原第五卷
知鳳
題燕太子丹傳後

拜禹言
送馮定序
雜說
書原第六卷
答韓侍郎書
答獨孤舍人書
答皇甫湜書
答王載言書
書原第七卷

論事於宰相書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謝楊郎中書

與陸傪書

答侯高第二書

書 原第八卷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賀行軍陸大夫書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寄從弟正辭書

習之先生全集錄卷一

受業　吳蔚起豹文參校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吳　昺又蕤

姪孫大文六雅

仝校

賦原第一卷

感知己賦并序○梁補闕肅

貞元九年，翺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于右補闕安定梁君。是時梁君之譽塞天下，屬詞求進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翺有相

知之道焉謂翱得古人之遺風其翱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翱以拂拭吹噓翱初謂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歿翱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久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翱乃知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是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歿於茲五年翱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而爲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于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怍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于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矣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是心方知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爲知而不能

譽則如勿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勿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翺雖不肖幸辱於梁君所知君爲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有古人之遺風豈非深歟譽而逮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翺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翺之命久迍邅厄窮也遂賦感知己以自傷其言怨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其辭曰

戚戚之愁苦兮思釋去之無端彼衆人之容易兮乃志士之所難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怨乎茲之世獨厄窮而不達兮悼知音之永

逝紛予生之多故兮愧榮于世之誰知撫聖人教化之旨兮詢合古而乖時誠自負其中心兮嗟與俗而相違趨一名之五稔兮尚無成而淹此路岐昔聖賢之遑遑兮極屈辱之驅馳擇中庸之蹈難兮雖困頓而終不改其所爲苟天地之無私兮曷不鑒照於神祇心勁直于松栢兮淪霜雪而不衰知我者忽然逝兮豈吾道之已而

柒在當時有知人之明得推賢薦士之道讀韓文公與陸傪書可見此等先達世不常有序中一折感人心脾

幽懷賦 并序

序妙

朋友有相歎者賦幽懷以答之其辭曰

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爲庶幾超羣情以獨去兮指聖域而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兮慜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之未展兮非悼己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

兮宜永念而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旣修兮無遠邇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隨況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規劃獘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爲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違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輯評 歐陽永叔曰讀幽懷賦廢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余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嗟乎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

之天下豈有亂且亡哉

上掃楊馬下開阿房

無水不流水能禁其流乎無火無光火能禁其光乎性之有情也猶水之有流火之有光也何以禁之使不作邪但曰沙不渾煙不

雜著 原第二卷至第三卷

復性書上

揭破 鐵 情必至于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

昏而性匿然則非情罪也情昏者情罪也

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淸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淸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

又揭也下一路

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

分列相形

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

戀情不至于
昏則可耳

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滙大壑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

巾喻○更快

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者或作皆大明者。所以對昏。昏旣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淸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

禮節樂和經術之言

已下歷述源流自顏路以

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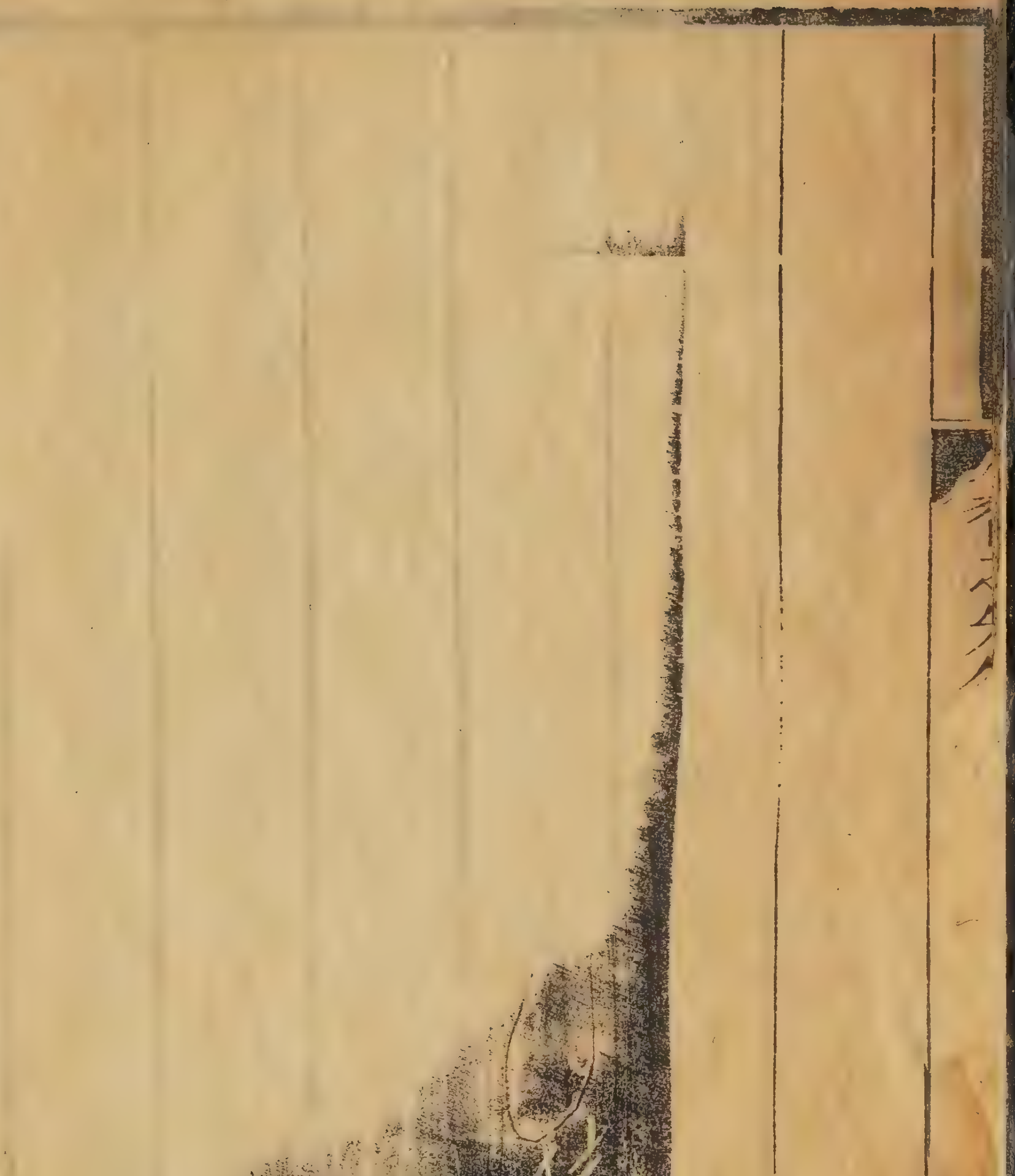
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盂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豈復

進子路有識

蓬子靜語本

之時邪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傪存焉與之言之陸傪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烏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言性情者必折衷於孟韓習之猶不免於雜佛老而言者然自孟子訖唐千有餘歲性命之學止一昌黎公言之而習之亦思著書以傳其人可謂豪傑之士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

雜佛

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邪本無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

佛

古解

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

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

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故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

極說得好然中節即已發之情

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

妄邪是情之流極非情不自情因性而情者

至精至微大約此書說性處極好

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卽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爲嗜欲

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知將復爲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設爲問答以伸其尊性抑情之説

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昏而不思其昏

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大其聲而疾呼矣雷轟電激如衆客熟寐何

儲在文曰危言刺骨似勝荀子勸學篇

平賦書 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一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也故善爲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饑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

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旣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

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三蘇通患）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廢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嚮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爲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

耳。

凡爲天下者視千里之都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爲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州五千有四億畝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方里之內以十畝爲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凡百里之州爲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畎遂溝瀆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

如之高山大川則郭其中斬長綴短而量之一畝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畝率十取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田閒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於帛太多則暴於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

愈複愈妙

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甽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細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為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間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鰥寡孤獨有不入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為之公囷焉鄉之所入於公者歲十

舍其一於公囷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囷使勿偸饑歲并人不足於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囷與之而勸之種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蓄當戒必精勿濡以內於公囷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於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於食不死於溝洫不流而入於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鄰烟火相接於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

有彊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秦漢以下而行此復何異於殷周

雜著　原第四卷至第五卷

去佛齋　并序

故溫縣令楊垂爲京兆府參軍時奉叔父司徒命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翶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云

佛法之流染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於漢浸淫於魏晉宋之閒而瀾漫於梁蕭氏遵奉之以及于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術行於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爲戎禮也無幾

矣且楊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爲是而欲糾之以禮者耶是宜合於禮者存諸愆於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己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耶則楊氏之儀據於古而拂於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旣論之而書以爲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於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爲作也必異於是況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

透透

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患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修身毒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蛇龍之類而止爾況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蠶而衣裳具弗耨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已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

而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淮江而入於海人之弗爲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爲聖人功攘大禍立爲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土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雖辨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者故使其術若彼其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爲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狄之風而變乎諸夏禍之大者也其不爲戎也幸矣昔者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汏哉叔氏專

以禮許人人之襲於牀失禮之細者也猶不可況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論佛教必窮昌黎公辭闢之外

解惑

王野人名體靜蓋同州人始游浮山觀原未有室居縫紙爲裳取竹架樹覆以草獨止其下豺豹熊象過而馴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構草堂植茶成園犂田三十畝以供食不畜妻子少言說有所問盡誠以對人或取其絲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或負之者終不言凡居二十四年年六十二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於觀原茶園村人相與鑿木爲空盛其屍埋於園中觀原積無人居因野人遂成三百家有尚怪者因謬王野人既死處士陳恆發其棺惟見空衣翺與陳恆相遇問其故恆曰作記者欲神浮山故妄云然元和四

年十一月翺以節度掌書記奏牒知循州五年正月准制祭名山大川翺奉牲牢於山致帝命遂使斲木爲棺命將吏村人改葬野人遷於佛寺南岡其骨存焉乃立木於墓東志曰王處士葬於此削去謬記以解觀聽者所惑

備考 同州 隸陝西 浮山 今爲縣屬山西 循州 今廣東惠州府嶺南節度 元和初公爲楊於陵掌書記

削去謬記正矣然王野人亦翛然不俗

命解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爲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者有不求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耶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棄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以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雖一飯之細猶不可以受況富貴之大耶非曰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

於道者多故不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已

理在孟韓之間

帝王所尚問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曰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拯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僿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如火之爇而燒也人知勝之於水矣勝於水者土也水之潰遏其流者則必大爲之防矣故夏禹之政忠殷湯之政敬武王之政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王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湯武王之所爲矣由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

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
適於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王天下而
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
所尚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不可
休而作爲之者爾

　卽易地皆然之說而暢之

知鳳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鵲鳥之屬咸來哺之未久野之鳥羽而翡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蟲積焉羣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物之聲皆息人皆以爲妖也吾詎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說鳳者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雞皆與此不相似吾安得知其鳳之類邪鳳禽鳥之絕類者也猶聖人之在人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黃帝堯舜禹湯文王至於孔子顏回不聞記其形容有相同者是未可知也如其同也孔子與顏回竝立於時魯國人曷不曰孔之回而顏之丘乎是可知也陽貨之狀類孔

子聖人是以畏於匡不書七十子之服於陽虎也有人焉其容貌
雖如驩兜惡來顔回子路七十二子苟從而師之者斯爲聖人矣
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似鳳而不見其靈者山雞也則可似其
形而鳳之云邪天下之鳥雖鳳焉鷹鶚鵾鴻其肓鳳之耶是鳥也
其形如斯羣鳥皆敬而畏之非鳳類而何爲至於宋州之野當貞
元十四年

鳳不以形而 以羣鳥之從當此者必退之矣

題燕太子丹傳後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匕首入秦劫始皇將以存燕霸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知變識機始皇之道異於齊桓曹沫功成荆軻殺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檻車駕秦王以如燕童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況美人哉軻不曉而當之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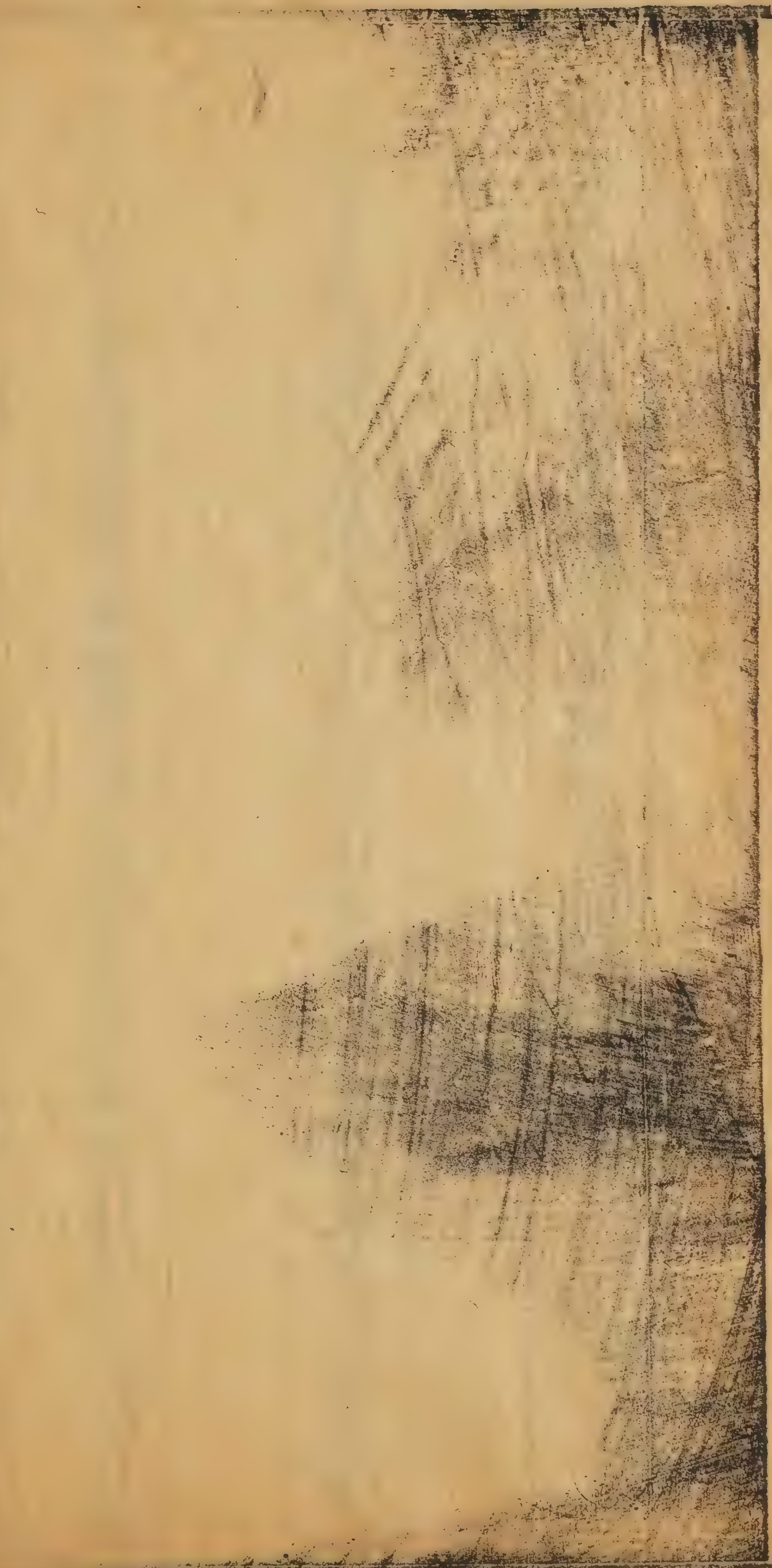
摹子長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翺敬再拜於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祝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卽陶士行惜分運甓意而感慨無涯



送馮定序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大耀於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知其心謂生無戚戚盇（與盍同）以他人爲解予聯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感憤而爲文遂遭知音成其名當黜辱時吾不言其拙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耶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游成都成都有岷峨山合氣於江源往往出奇怪之士古有司馬相如楊雄嚴君平其人死至茲千年不聞生遊成都試爲我

謝岷峨何其从無人耶其風俗麗奢豪矯人易留生其思速出於劍門之艱難勿我憂也

摹退之

雜說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紕繆也山崩川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絕也日月暈蝕星辰錯行是天之文乖盭也天文乖盭無以覆乎上地文裂絕無以載乎下人文紕繆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故文不可以不慎也夫毫釐分寸之長必有中焉咫尺尋常之長必有中焉百千萬里之長必有中焉則天地之大亦必有中焉居之中則長短大小高下雖不一其爲中則一也是以出言居乎中者聖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

聖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賢人之文也背而走者蓋庸人之文也中古以來至於斯天下爲文不背中而走者其希矣豈徒文背之而已其視聽識言又甚於此者矣凡人皆有耳目心口耳所以察聲音大小清濁之異也目所以別采色朱紫白黑之異也心所以辨是非賢不肖之異也口所以達耳之聽導目之明宣心之知而惇教化阜風俗期所以不忤天地人神也然而耳不能聽聲惡得謂之耳歟目不能別色惡得謂之目歟心不能辨是非好惡惡得謂之心歟口不能宣心之知導目之明達耳之聽惡得謂之口歟四者皆不能於已質形虛爲人爾其何以自異於犬羊麋鹿乎哉此

皆能已而不自用焉則是不信己之耳目心口而信人之耳目心口者也及其師曠之聰離婁之明臧武仲之智宰我之言則又不能信之於己其或悠然先覺者必謂其狂且惑矣昔管仲以齊桓霸天下攘夷狄華夏免乎被髮左衽崇崇乎功亦格天下溢後世而曾西不忍爲管仲也孟軻又不肯爲曾西向使孟軻曾西生於斯世秉其道終不易持其道終不變吾知夫天下之人從而笑之又從而詬之曰狂民爾頑民爾是其心豈有知哉曾西孟軻雖被訕謗於天下亦必困窮不可拔以須後聖爾其肯畏天下之人而動乎心哉世俗之鄙陋迫隘也如此夫何敢復言安得曾西孟軻

而與之昌言哉

不信己而信人學者之公患凡所以不至於聖賢者往往坐此

讀此如冷水潑背

書原第六卷至第八卷

答韓侍郎愈書

還示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爲勝苟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先自解）兼以爲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智不足以察人爲累耳苟以爲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識遂便見機巧有慧辨故身雖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爲少矣其鑒賞稱頌人物初未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爲賢士者故陸歙州棐簡州皆是也好

以文爲戲至此乎宜其爲裴晉公所誚

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辭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爲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寵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半眞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阨摧於時栖栖惶惶奔走恥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來賢士屈厄未見有如此者尚汲汲孜孜引薦賢俊如朝饑求飧如久曠思通如見妖麗而不得親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兒儕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歙州韋簡州之比猶奔走在

讓也

此亦必有中韓痛處故受而不復

泥土則當引罪在己若狂若顛朝雖饑不敢求飧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麗閒暇而不觀視遷榮如鞭笞宮刺之在躬夫又何榮樂而得安然也不知此心自古以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妨大有聖人排肩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奈何乃言惟公與不材耳如兄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辭兼能附己順我之欲則汲汲孜孜無所憂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爲之先後此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耳與鄙人似同而其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

結

壽陽長子

知重陸涔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達則道之家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涔之賢章然矣某官之知既甚矣某官之位日見於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幕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涔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如不知矣京尹不能對也大凡身當位得志於時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志未得而氣恬體安不引罪在己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偕行而同墜溝中或以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爲墜則同也天下如瞽者鮮則其墜者皆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

渠道此者蓋以自勵非欲刺乎貴富之人當爲再三讀之以代擊髀而歌焉某再拜

好士如韓猶以爲未足切切刺譏過矣然議論痛快錄之

責董生嚴正

答獨孤舍人書 寔公獨孤及次子郁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疎索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為之亦自是足下所闕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怪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為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為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為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顛頟於董生何苦而為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

為何遠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徧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書斷祇作報書又以為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疎數如不相知尚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即數數附書耳近頻得人書皆責疎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怪者當為辭焉

答皇甫湜書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秪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爲愧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屈事權貴以故不得齒於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燼而泯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

遇流俗只有此法

閱舊唐書卽知原本之陋

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釆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迹彰而罕讀者事迹晦讀之疏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

范曄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恥當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贊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迹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爲本羣黨之所謂爲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羣黨之所謂爲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翔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

足下視僕敘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某再拜

韓李二公俱有意唐史而訖於無成豈以處平境無所激發歟抑未有如司馬談司徒掾彪者爲之先歟二公之不爲唐史吾

爲二公惜之爲唐惜之爲天下萬世讀書人惜之

答王載言書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猶不足辱厚命，況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廹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

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

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

總求 一

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

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粱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嗔上聲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渡下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

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幷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

葦踐之與翺書。亟欽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

不以爲犯李某頓首。

習之所得於文者如此欲不與韓柳參得乎引詩書折六說尤

精呂黎所謂文無難易者若揚其波而注諸海矣

論事於宰相書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去聲)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爲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爲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爲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爲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爲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

此轉乃徹七重甲

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辨其事忍恥署勑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爲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爲相以爲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爲相以爲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爲相亦已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皐陶伊尹將何爲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謂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謂邪者終不敢不辨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入聲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

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巳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巳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備考 宰相韓愈潮州是時宰相崔羣裴度書中以國士見目云云殆移以責裴者言一不售累章乞罷雖不允而天下高之宋大臣相沿成習其論乃發自李文公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萬一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且如房杜姚宋時政大耀而無武功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勲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以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爲意奈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爲事耶自秦漢以來亦未嘗有立大

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郎親率重兵以壓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夫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己雖恐居下頭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耶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如志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耶伏望試以狂言訪於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翺再拜

尤合兵机

欽射遺意

備考 二李太尉光弼晟 韓侍郎弘 田司空弘正 淄青未平指李師道

相親厚者之言其後裴相優游綠野以功名終亦此書有以感

之歟

謝楊郎中書 楊於陵常爲左司郎中

月日鄉貢進士李翺再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於閣下累獲咨嗟勤勤不怠翺率性多感激每讀古賢書有稱舉薦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遙想其人若與神交歎息悲歌夜而復明何獨樂已往之事哉誠竊自悲也臨空文尚慨慕如不足況親遇厥事覩厥人哉幸甚幸甚翺自屬文求舉有司不獲者三栖遑往來困苦飢寒踣而未能奮飛者誠有說也竊惟當茲之士立行光明可以爲後生之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焉其五六人則本無勸誘人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則雖或知之欲爲之薦言於

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猶不固矧曰能知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見之又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訖不見二人焉夫如是則非獨後進者學淺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稱譽薦進之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爾所知古君子於人之善懼不能知既知之恥不能譽之能譽之恥不能成之若翱者窮賤樸訥無所取然既爲閣下之所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閣下哉不宣翱再拜

竟將譽之成之卸責於楊而楊卒不虛所責亦是兩賢

深知其至

與陸傪書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翺書其人贈於兄贈於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

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爲者亦書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辭既盡也試一詳焉翱再拜

日月得玉衡而益明李韓之文得習之而益顯○書已文忽及李忽及韓翩翩超忽筆意可玩

答侯高第二書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存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愛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文武孔子之道未絕於世也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如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浮沉之

時乎時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浮沉之時則必乘波隨流望風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況天下之人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遠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爲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孔子尚畏於匡圍於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於陳蔡之間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故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已而須之爾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爲至於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耶而人之不我信與行也子曰有

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爾不修道而求爲容。賜也爾志不遠矣。謂顏淵如謂由賜。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世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孔子葢歎之也。以孔子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者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

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汚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西伯。聖人也。羑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不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

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心故知我者也苟異心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動於吾之心乎吾非不信子之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輯評 蘇子美曰唐文章稱韓柳翺文雖詞不逮韓而理勝於柳意言悉宗昌黎故有醇無雜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建封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夷狄。匡周室。亾國存。荊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德格於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咎繇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咎繇

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爲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亾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繼絕存亾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亾國焉耳豎刁易牙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

立案巧妙兩來及著眼

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爲執事惜焉豈惟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

即引前二人巧妙

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閡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閣下知之凡賢人奇士皆自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材而

蒙前好賢無已而極言之

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

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鈞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

暗照總收

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行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爲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

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本其所知而未及用者以致其惜動其悔而激發其知賢必用用賢必速之心煞是廉直懇到

賀行軍陸大夫書

某月日布衣李翺謹寄賀書再拜大夫閣下竊聞閣下白宰相使汴州人勅鄧惟恭歸於京師奏天子處其輕重生死罪伏覩詔書捨惟恭死罪俾永為黔首於汴州翺九月時上宰相書言政刑中有詞曰親戚懷二殺之可也況懷二且非親戚哉當是時惟恭在其位故不直書而微其詞然則惟恭之罪聞知於四方其孔甚巳

嗚呼亂本旣除矣自玆日厥後汴宋潁亳人其無事矣豈汴宋潁亳人而巳實天下皆受其利昔閣下為建州刺史人足食與衣且知廉恥禮義治平為天下第一其為信州猶建州也其為汝州猶

信州也汴人苦其政失其心十五年矣久則不易變矣亦惟閣下孜孜不怠致汴州猶汝州焉天下莫不幸甚而翺則喜樂蕩乎世之民所以然者夫陋巷短褐躬學古知道之人其所以異於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者口未嘗厭乎肥甘爾體未嘗煖乎綺紈爾目未嘗悅乎釆色爾耳未嘗樂乎聲音爾居處未嘗宿乎華屋爾出遊未嘗乘乎乘黃爾祿利未嘗入於家爾名字未嘗得進於天王爾其如此而已至若憂天下之艱難幸天下之和平樂天下之人民得與其身臻乎仁壽思九夷八蠻解辮髮椎髻同車書文軌則雖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亦未必皆甚乎陋巷短褐躬學古

知道之人者也若必皆甚焉則天下之理得日變化可以如響之應乎聲也故天地山川草木鱗羽之瑞有一可以為昇平之符者時政有一可以教民者藩屏之臣有一可以長人行化者則未嘗不私自喜樂也萬類含育有一傷和平之氣者夷狄蠻戎之俗有一咈乎道者時政有一不毗於下民者則未嘗不私自憂懼也而況其遠者大者乎天下之一善故不足以喜樂然多其善則太平之基可庶幾乎天下之一不善故不足以憂懼然累其不善則顛覆之形殆將至也太平之基顛覆之形乃從政者之所喜樂憂懼爾其與布衣守道之人不同任如耳之不司釆色文章也而與知

之者。士之躬學古知道者，固與夫天下百姓同憂樂，而不敢獨私其心也。翱雖不肖，未嘗瞬息動心而不景行乎此也。是以憂樂萬乎世之民也，亦惟少加意焉。翱再拜

備考　陸大夫長源也。朝命董晉爲汴宋節度，未至汴，將鄧惟恭欲自爲，以晉之速也，遂迎以入。長源佐晉，執惟恭歸京師。

與天下百姓同憂樂，是心也，學古者皆有之，但或有所裁量，未必如習之之甚耳。吾嘗曰：習之，賢之任者也。以此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揚於陵

某道無可重每爲閣下所引納又不隔卑賤時訪其策故竊意閣下或以翺爲有所知也情苟有未安不宜以默故詳之以辭河南府板牓縣於食堂北梁每年寫黃紙號曰黃卷其一條曰司錄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河南大府入聖唐來二百年前人制條相傳歲久苟無甚弊則輕改之不如守故事之爲當也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而板條黃卷則如故文焉大凡庸人居上者以有權令陵下處下者以姑息取容勢使然也前年翺爲戶曹恐不卹故事舉手觸罰

因取黃卷詳之乃相見之儀與故事都異至東知廚黃卷爲狀白於前尹制腐食堂時被林司錄入讒盛詞相毀前尹拒之甚久而竟從其請翺以爲本不作作則勿休且執故事爭而不得於本道無傷也遂入辨焉白前尹曰中丞何輕改黃卷二百年之舊禮而重違一司錄之徇情自用乎前尹曰此事在黃卷否翺對曰所過狀若不引黃卷故事是罔中丞也其何敢前尹因取黃卷簡條省之使人以黃卷示司錄曰黃卷是故事豈得責人執守當司錄所過狀注判云黃卷有條即爲故事依腐當時論者善前尹之能復故事焉自後翺爲司錄所毀無所不言前尹相告曰公以守官直

道糾曹所傷乃至激横過朝官於某處揖公見公公事獨立且又知毀之所來故塞耳不聽翺慮前尹遷改來者不知爲誰終獲戾故後數十日以軟脚乞將去官不五六日亦幸有勑之除替人因以罷免前日閣下偶說及此云近者緣陸司錄之故却使復兩廊相見之儀此義蓋惑閣下聽者必曰京兆府之儀如此閣下從事京兆府習其故而信之焉爾夫事有同而宜異者京兆府司錄上堂自東門北入故東西廊相見得所宜也河南司錄上堂於側門東入直抵食堂西門故舊禮於堂上位立得所宜矣若却折向南是司錄之欲自崇而卑衆官非所宜也此事同而宜異者耳假令

司錄上堂由南門北入河南府二百年舊禮自可守行亦不當引京兆府之儀而改之也況又自側門東入者耶河南尹大官也居之歲久不爲滯且如故門下鄭相公餘慶之德而居之六年閤下之爲河南尹亦近何知未歸朝廷閒亦有賢者未得其所或來爲曹掾者耶安可棄舊禮使之立於東廊下夏則爲暑日之所熾曝冬則爲風雪之所飄灑無乃使論者以閤下爲待一司錄過厚而不爲將來賢者之謀耶且此事某前年辨之因而獲勝閤下前日亦自言某不知有側門故也且閤下曹掾非爲不多乃無一人執舊禮以堅辨焉此亦可歎也夫聖人然後能免小過竊恐閤下於此

事思慮或有所未至而官屬等唯唯走退莫能進言則誰與閣下爲水火酸鹹少相拯者以大府而苟以自尊者寡見細人之所行耳盧司錄性甚公方未必樂此閣下召問之可也伏望不輕改二百年之舊禮重惜一時之所未達意盡詞寡無以越職出位言爲罪幸甚某再拜

細故耳諸曹椽安爲固然習之執爭挺挺具見風骨之峻史稱翔性峭鯁議論無所屈不虛矣

寄從弟正辭書

知爾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旣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秖益勞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

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殁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内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

所以可樂之實者已下具發明此句

汝且以樂言吾道云耳

世有以奔競得者或告余曰某得矣某得矣今欲不求而自至無是事矣余曰遇不遇有時如其時彼人雖裹足靜居猶得也時未至奔競而失者豈少耶吾之言與此書若符節之合願聽者勿迂吾言

習之先生全集錄卷一終